《真道分解》两约之间走一走

讲员：乐意、姚谦、慕新

第 6 讲：其他特点

次经伪经涌现

1. 次经和伪经的分别：伪经

(Pseudepigrapha) 指以圣经人物名义写成，实则并非这些人物所作，且未被犹太教、天主教、东正教或基督新教正式接纳为正典的宗教文献。例如《所罗门诗篇》、《以诺一书》、《以诺二书》、《以诺三书》等。

次经 (Apocrypha/Deuterocanonical Books) 指未被犹太教希伯来圣经 (基督新教的旧约) 收录，但被天主教或东正教接纳为圣经一部分的书卷，如《马加比一书》、《马加比二书》等。这两类书卷统称为典外文献，即正典圣经以外、但与正典圣经有直接关系的文献。

2. 两约期间典外文献出现：在犹太亡国、犹太人被掳分散、经历西流古王朝安提阿古四世暴政与逼害的历史背景下，许多关心民族前途与属灵状况的人创作了大量典外文献。这些作品旨在教化、鼓励人心，反映了当时犹太民族的信仰挣扎与盼望。
3. 典外文献的价值与影响：虽然典外文献不被视为正典，也不被认可为是神所默示，但对我们认识旧约与新约之间四百多年的犹太历史、政治、宗教和文化状况有重要参考价值。许多典外文献在新约写作时期流传甚广，新约作者也常阅读这些文献。七十士译本 (Septuagint) 作为当时流行的希腊文旧约译本，也收录了次经，使这些书卷在初代基督徒群体中广为人知。
4. 新约中次经与伪经的引用：犹 14-15 节引用伪经《以诺一书》1:9。来 11:35：“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。又有人忍受严刑，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”可能源自次经《马加比二书》6-7 章以利亚撒和七兄弟殉难的记载。福音书教导如宽恕邻舍 (太 18:21)、全心相爱 (太 22:37-

39)，与伪经《十二列祖遗训》内容相近。罗 1:20-32 内容与次经《所罗门智训》

14:22-31 相呼应。彼前 3:19：“那些在监狱里的灵”与伪经《以诺一书》14-15 章相关。雅 1:19 与次经《便西拉智训》5:11 表达类似。

5. 如何看待新约引用典外文献：奥古斯丁曾指出，犹太引用《以诺书》，只是说明该书某些内容是神所默示的，并不等于整卷书 (以诺书) 都具神圣权威。同理，新约引用典外文献，不代表这些文献整体具有正典地位，也不影响新约权威。基督徒该相信正典的确立，过程中有神的保守和引导。

特色解经法出台

1. 昆兰社团“末世论以古喻今解经法”

(pesher)：昆兰社团活跃于约公元前 150 年至公元 68 年间。他们坚拒希腊文化，住死海边的旷野以避世。他们读旧约有两大原则：一、先知所讲多是关于末世的。二、现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就是末世。他们将旧约直接应用于解释当前时代处境，仿佛经文预言、描述的，就是他们正在经历的事件。这解经法常采用“这就是……” (This is that...) 的公式，即先引用一段经文，中间加“这就是指……”，然后直接说明上面的事情 (或预言) 在当代的应验。例如，鸿 2:11：“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？”他们的解释是：“这就是指”“西流古王朝的某个君主接受讨好他的人的意见，想进攻耶路撒冷 (但神并不准许这城被占领)”。又例如哈 1:4：“因此律法放松，公理也不显明；恶人围困义人，所以公理显然颠倒。”他们解释为：“这就是指”“恶人就是恶祭司，义人就是公义的教师”。新约犹大书和彼得后书也深受昆兰团体的末世论释经法影响。两书常引用旧约经文，并直接将其应用于当时教会的异

端、假教师等现实处境，强调“预言现在应验”，圣经的人物就是今天人物的预表。这种将古代经文与当下事件直接对应、带有末世论色彩的解读方式，正是昆兰 pesher 释经法的典型特征。

2. 寓意释经法：将经文看为象征或隐喻，认定经文象征背后有更深层、属灵的含义。这种读旧约的方法怎么会两约之间冒出来呢？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巴勒斯坦等地后，大力推行希腊文化，犹太人也受影响。当时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（Plato）认为一切真实存有，都蕴藏在人所能看见的表象背后。在他影响下，寓意释经法就成为希腊的主要诠释学派。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人，也就采纳了这种寓意释经法。当时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哲学家斐罗（Philo），大力提倡这种读经法，他将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圣经融合，广泛运用寓意释经法解释摩西五经，又留下很多释经书。有学者认为，希伯来书作者多少受这种思想影响。之后初代教会的神学家，特别是亚历山大学派（如俄利根），也深受寓意释经法影响。寓意释经法其实很不讲理性和逻辑。或许斐洛觉得用这种解经法，可以让他避免许多难解经文、历史难题，还可让他把许多自己的哲学、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理论注入解释中。我们就举一些他的解经例子吧。对创 7:13，他的理解是：“挪亚的三个儿子闪、含、雅弗代表着善、恶以及中间状态。”。对于会幕，他解释说：会幕代表整个宇宙。会幕中各种物品，他都加以寓意化。希伯来书强调天上原型与地上影像的观念，以及祭司、会幕等象征意义，与斐罗将圣经人物、事件、器物寓意化的做法相近。不少学者认为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可能受希腊化犹太释经传统的影响，其中就包括斐罗的寓意释经法。
3. 字义释经法：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大多使用寓意释经法。然而，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却发展了字义释义原则。字义释经法强调直接理解经文的表面、原始意义，关注语法、上下文和历史语境。在两约之间的巴勒斯坦犹太传统中，拉比们普遍以字义

释经为基础，发展出一套系统的解经规则，力求揭示摩西五经的原意。法利赛人的口传律法以字义释经为基础，发展出大量具体规定和解释，将抽象原则转化为实际操作细则。例如，安息日禁止“作工”，但什么算“作工”则由口传律法详细界定，最终形成了“安息日三十九类禁止事项”等繁琐规定。法利赛人强调，只有通过口传律法的解释和应用，书面律法才具现实操作意义。结果他们规定了安息日“不可走多少步”、“不可搬运物品”、“不可点火”等具体条款，这些都属于口传律法的内容，而非摩西五经本身。这些规定的初衷是“守护”律法，防止无意违犯，但也导致律法操作繁琐化和形式主义。律法的精义——爱神和爱人，反被忽略。耶稣时代，这些口传律法成了百姓的重担。

4. 反思：今天我们查经，也要小心避免落入末世解经法和寓意解经的主观和武断，也不要落入法利赛人的极端细则化和形式化。

希罗偶像繁多

两约之间地中海世界充斥各种偶像崇拜。希腊、罗马、埃及、波斯等地庙宇林立，偶像雕像随处可见，偶像崇拜深植社会、政治和家庭生活。初代教会正是在这样一个多神、偶像盛行的环境中诞生。希罗偶像崇拜对基督教产生了多方面影响：

1. 信仰纯洁性的挑战：基督徒需坚守“独一无二真神”的信仰，与盛行的偶像崇拜形成鲜明对比，常被视为异类，甚至遭受排斥与逼迫。
2. 伦理与生活的冲突：偶像崇拜常伴随宴饮、淫乱等风俗，初代教会必须教导信徒在日常生活中远离偶像相关活动，强调圣洁与分别为圣。
3. 宣教与护教的压力：使徒和教父们在布道和写作中，频繁批判偶像的虚妄和无力，强调基督信仰的独特性和超越性，护教士著作也多以反对偶像为主题。

公议会制度兴起

1. 源起：公议会（Sanhedrin）即新约福音书中的犹太最高议事机构，其起源可追溯至波斯时期后期（约公元前 5 世纪中叶）。以斯拉和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与犹太社群时代，大祭司归回的犹太群体中地位崇高。他联合祭司与民间长老组成“长老议事会”（Council of Elders），负责与波斯帝国委任的总督沟通，并协助管理犹太群体的内部事务。
2. 历史证据：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在《犹太古史》中记载，西流古王安提阿古三世（公元前 200 年左右）曾致信叙利亚腓尼基总督，提及允许犹太人保持祖先习俗，并豁免“长老议事会”（Gerousia）、祭司、文士及圣殿歌唱者的赋税。这证明公元前 200 年左右，类似公议会的议事机构已存在。
3. 结构与成员：两约之间后期及罗马统治初期（即新约福音书时代），耶路撒冷的最高公议会（Sanhedrin）成员通常为七十人。组成包括：大祭司（担任主席）、祭司家族首领（多为撒都该人，代表祭司贵族）、文士（律法专家，许多来自法利赛人）、民间长老（有威望的家族领袖）。
4. 权力与限制：罗马直接统治犹太省后，公议会虽拥有广泛的宗教与民事审判权，但司法权力受限，通常无权执行死刑。正如约 18:31 所记，犹太宗教领袖将耶稣交给罗马总督彼拉多时，表示“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”，反映出死刑判决需经罗马总督批准。

节期新变化

1. 三大节期：据利未记、民数记和申命记律法规定，以色列人每年要三次（除酵节、七七节、住棚节）前往耶和華所拣选的地方守节。到了以色列王国时期，这“地方”便指向耶路撒冷圣殿，这三大节期也成为犹太人一年三度的重要朝圣日子。然而，两约之间，随着犹太人散居各地，每年三次朝圣，可能不再普遍。

2. 新节期：犹太人在第二圣殿时期增添了一些节期，包括普珥日、献殿节、尼加诺日。另外，埃及亚历山太的犹太人也一年一次庆祝摩西五经翻译为希腊文。
3. 节期的影响：大希律王掌权期间，耶路撒冷圣殿经历了大规模扩建，成为当时犹太民族的宗教中心。这工程广泛吸引了犹太人前来朝圣。历史研究指出，散居各地的犹太人，包括远在小亚细亚、埃及的社群，纷纷在节期中前来耶路撒冷，一睹圣殿盛况，参与传统礼仪。这种大规模的朝圣活动在希律时代以前并不常见。节期期间，大量朝圣者涌入圣城，也引起了罗马当局的关注。罗马军队会从该撒利亚调遣部队驻守耶路撒冷，特别是安东尼堡，以监控圣殿动向，防止群众骚乱。徒 2 章，就记述了五旬节间不少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圣殿朝圣。节期成为民族认同的象征。往耶路撒冷朝圣，让散居各地的犹太人找回归属感。

思考

上述所讲的各种两约时期的特色，让你对新约圣经和耶稣的时代，具体增加了哪些认识？